

艺术家自述 | 王永学“寂然有象”

我喜欢植物，也养了很多植物，尤其喜欢养竹子类的盆景，常见的青竹，紫竹，朱竹，贵一些的簕竹，内门竹也都养过，直到有一天我把一个长势很差的青竹移栽到院子，冬天这棵竹子没有熬过去，但在开春后我看到了有一个小小的竹笋露出了头，在之后的几年时间我看到青竹的生命力旺盛的近乎野蛮，极具侵略性，像一个完整生命体，一小片竹林形成了一个场域。这种个体在自我消解之后，以极具侵略性和秩序感的野蛮扩张，让我对竹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画沙漠最初缘于一部电影，由大卫·里恩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电影里导演借劳伦斯之口表达了他对于沙漠的看法：沙漠是纯净的，纯净到可以净化一切邪恶。在2016年我一个人骑摩托第一次开始大西北环线的旅行，北京出发沿途经过阿拉善盟，腾格里沙漠，翻越祁连山脉入青海，直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地带，回途沿着内蒙古边境线茫茫戈壁滩途径额济纳旗返京，历时近40天。之后的几年我多次进入大西北考察，尤其是腾格里沙漠和边境线的茫茫戈壁滩，沙丘是随风而成的，每次看到的都是新的形态，与往年不同，沙漠的边缘也在肉眼不可测量的尺度上变化。多次来到同一片沙漠，用相机记录他的变化，同时也在试图用不同的角度观察和认识它。在辽阔与苍茫的大风景中我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沿途中的微观景物之中，如戈壁滩低矮的灌木群，干枯的胡杨木，随风流动的沙丘，飞快爬行的蜥蜴和小虫子……。

我常常思索关于竹林和沙漠，这一南一北如此不同的事物为何让我着迷，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可能是因为两者的生长模式都是向外扩张，极具侵略性。

波兰作家斯坦尼斯拉夫·莱姆的科幻著作《索拉里斯星》，在书中描绘星球上的大海是一个智慧生命体，为我提供了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沙漠和竹林就如同索拉里斯星上的大海，是一个有智慧的生命体。我试图摒弃以人类的视角去观察沙漠和竹林，我把自己想象成生长在戈壁滩上的梭梭树，一棵横卧的枯木，沙丘上飞快爬行的虫子……于是我眼前看到的景物都变了，沙丘表面随风流动的波纹变成了需要逾越的沟壑，半掩于沙中的枯木也好似流沙滑过的山脊。

对自然事物的细微观察和体悟也许是我唯一擅长的事情，我想大多数人对自然事物的观察是冷漠和傲慢的。以微观见宏观，我所认知和感受到的自然之美我以为是独特的，这是属于我的表达，属于我的浪漫主义。

关于我在创作材料上的表述：

我现在用的是一种厚度约260克的生宣纸，这种宣纸的制作方法不同于画布的经纬纵横，表面的凹凸肌理变化是偶然形成的。我运用大量的水色和墨的反复晕染，有些画作则是以铅笔调子的反复刻画为主，有时也会用到干色粉，辅以大量胶矾的反复覆盖。这是很有局限性的绘画方式，甚至于很笨拙。不过在这较长的绘画过程中我能够寻找介于其中的可能性，反复叠加形成的肌理在平面的空间网中引入了一层断裂，肌理在画面中形成“断层”这种断裂破坏了经验世界中对于空间理解的一般性意义，画面中的形象处于一种聚散离合刹那间的确定

性。使画面形象与实际形象并非一般意义的指代替换，画面中的肌理在表现形象的同时也在否定形象。

——王永学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IAezug6HkooE6LQIK52ugg>